

金釵淚

唐景



秋風蕭瑟，殘荷夜泣。

徐州城外的一家小客棧裡，往着一位窮愁潦倒的書生，此刻已到了山窮水盡，羅掘俱窮的境地了。他望着妻兒發出陣陣哀嘆。

「大嫂，趙大嫂，開門！」店家砰砰的敲門。

「來了。」

黯淡的燭光下，趙鶚的妻子王氏，放下縫補的破衣服，忙不迭的打開房門，畏縮地：

「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你們的秀才老爺窮呆下去，呆不出個名堂來了。大嫂，你的年紀還輕，來日方長，往後的日子怎麼過？依我看，他既不肯去應舉，也沒別的辦法可以養活你們，不如問他要張休書，我來做個媒……」店家故意放大聲音，讓她的丈夫明白他的來意。

「我明白，房飯錢欠得太太多了！」王氏心有愧疚，她嘆了口氣，轉問丈夫：

「你聽得麼？你再不想法，真要將我們母子餓死了。」

「爸爸，媽媽，我餓了！」還差三個月才滿六歲的兒子趙福，

高着嗓子直嚷。

「看來你也真是養不活我們了，乾脆給我休書吧！」兒子的叫嚷聲，使母親更感煩躁，她終於說了這句話。

「秀才，房飯錢可不能再欠下去了！」店家單刀直入地警告。

「咳！你們別吵，別鬧，我明天就進京應舉。」趙鶚被逼得沒有辦法。

「憑你秀才的滿腹學問，一定能飛黃騰達！」店家一旁幫腔。

「娘子，你替我打點行李，我明晨立即動身。」

「唉！進京要路費，我索性好人做到底，給你去張羅些。」店家乘機告退。

不一刻，應用一切，都已收拾妥當。較為值錢的袍服，早已送進典當，目下收拾的不過是僅能禦寒的衣衫罷了。

「娘子，以前是我對不起，空讀詩書，不願離開你和孩子。從今以後，我一定會努力奮發，你可要守着我回來！」趙鶚體會到目下境況，深為慚愧，但他面對嬌妻幼子，仍是捨不得分離。

「你走後，我靠雙手替人家縫縫補補，漿漿洗洗，苦度日子，一定候你回來。」

王氏似委屈，似怨慕，似嘲諷，又似期望般地說。

第二天，在店家協助下，一大早，趙鶚帶着那有限的路費，肩荷行囊，進京趕考。

「大嫂，你說我這個計策怎樣？不這樣激激地，他怎肯離開你啊？」店家自誇計謀得逞。

「多謝你老的成全，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會中舉？」王氏擔心地回答。

「自古卿相出寒門，你家秀才寒窗勤讀十餘載，一定沒問題，咱們坐等好消息吧。」

秋去春來，樹上的枯葉由黃轉綠了。

那天一早，店家又去打那小客棧的小房間的小門：

「大嫂，大嫂！」

王氏驚慌地打開門，她秀髮蓬鬆，顯然起身不久，尚未梳粧。

「拾才上街，傳說你家秀才中了狀元了。」

「啊？是真的？」瞬間，從她的眼角處滾下了淚珠；真的，這些年來她確實受够了苦。

「我們該與他慶賀慶賀，可是這些天我手頭也不寬裕。這樣吧，我將媳婦兒做新娘時用的那條繡花裙子，去當些兒錢，買點酒菜回來將就將就。」店家高興得熱情洋溢。

「你老別客氣了，多年來蒙你照顧很多啦！待他回來，一定得重重的謝謝你！」王氏既高興，又感激。

半月後的一天下午，趙秀才真的回來了，店家遠遠望見，立刻迎上前去，諛媚地說：

「相公，恭喜你高中了狀元！我把媳婦兒的繡花裙當了些錢，準備買了酒菜來慶賀慶賀。」

「唉！免了吧！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。」趙鶚嘆息跌坐。

店家看看趙鶚身上的穿著，依舊青衫一襲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不由發問：

「難道說，傳聞失實麼？」

「不，中是真中了，但與不中一樣。」

這倒真把店家弄胡塗了：

「相公，你不要吞吞吐吐了，說實話吧！」

原來，趙鶚真是中了狀元，但當金殿謝恩時，儀態失檢，又把朝廷的任令丟失了，按律應該治罪。皇帝憐他文才，只是罰他脫下袍靴，不准做官。

「我實指望你做官回來，好歸還欠我的房飯錢；現在，你……你拿什麼還我？」趙鶚的一番訴說，使店家也禁不住嘆息。

「只怪我命窮福薄！」

「相公，你回來啦！」王氏聞聲，携子急急趨前。

「……」趙鶚垂頭喪氣，默無一語。

「怎麼不說話啊？是真的中了狀元了？」

「大嫂，你看他身上的穿着吧！」店家提醒她。

「哦……你還有臉回來？」王氏不禁怒火高升。

「爸爸，我要穿新衣服。」趙福也在一邊湊熱鬧。

「我只要你還我的房飯錢！」店家漸漸的不客氣了。

「唉！聽我中了狀元，就買酒菜相賀。聞我依然故我，就要還你房飯錢，真是人情薄如紙啊！」

「你欠人家的房飯錢這麼久了，那能怪店家，現在你預備怎麼辦？今後又怎麼過日子？」王氏就心現實的生活問題，逼問丈夫。

「明日開始，我往周橋去題文賣詩，總也有幾文錢可賺，暫時苦度日子再說。」

「等我們有了錢，一定先還清你的房飯錢！」王氏轉身對店家說。

＊

＊

＊

周橋上的行人熙來攘往，川流不息。趙鶚置備一桌一椅，當家揮毫，吟詩題字寫對聯。可是看的人多，買的人少。自清晨設攤，直至此刻日已過午，只賺到二百文錢。那還是有位老秀才見他滿腹經綸，又寫得一手好字，却落魄窮途，抱着憐才濟貧的心意，才買下他的一副對聯。

驀然，橋面上的行人，漸漸聚攏圍觀熱鬧，只見一個壯漢扯了一位老者的胸襟，高聲嚷叫：

「今兒個可給我撞見了，你這回可賴不了啦！借我的二百文錢，今天一定得還我啦！」

「老漢是莊稼漢，今兒才進城來，你可別認錯了人啊！」老者急急分辨。

「誰認錯了人？欠債還錢，快還給我二百文。」

老者的衣襟被扯得緊緊的，他急得臉紅耳赤地直嚷：

「我沒欠你的錢，你別看錯人啦！」

「你想賴我的錢嗎？你不還我的錢，咱們一塊兒死吧！」壯漢扯着老者，拖向橋欄干邊。

「別鬧，別鬧，你怎能硬扯老漢跳河？人命關天的事啊！我身上雖然沒有錢，但什麼不可以商量呢？」老者顯然警惶失措，自己的老命要緊啊！

「只要你還我錢！」壯漢也見風轉舵。

「唉！那位過路君子，肯幫我勸解勸解？」老者喘着氣，張着那求助的目光，掃向在場看熱鬧的行人們。

大家面面相覷，噤若寒蟬，他們覺得面前的壯漢不好意思，何況有關錢財的事，誰願意插手？

趙鶚觀狀，萬分不忍，上前向壯漢拱手：

「這位兄台，高抬貴手吧！」

「他借了我二百文，不肯還我，我就和他拚了！」壯漢振振有詞地說。

「兄台貴姓？」

「我叫李虎。」

「李兄，這位老丈年紀一大把了，你把他放了吧！」趙鶚打着圓場。

「他今天不還我錢，我決不罷休！」

「仁兄，借我二百文罷，他看錯了人，我倒霉，碰着惡魔了！」老者轉向趙鶚乞援。

「二百文我倒有，只是……」趙鶚欲言又止。

「仁兄，見義不為無勇也，你借給了我，我就會設法還你。」老者已跡近哀懇了。

「好吧！君子周人之急，這二百文你拿去吧！」趙鶚不忍老者被辱，取出他一上午的全部收入。

「多謝仁兄。」老者接過錢，隨手交給壯漢：

「喏，這兒是二百錢，你拿去罷！」

李虎取過錢，急急走開。看熱鬧的人們，見已無戲可看，也就各自散開了，周橋上又恢復了平靜。

「多謝仁兄！」老者不住的向趙鶚作揖道謝。



他今天不還我錢，我決不善罷甘休！

「老丈不必客氣，二百錢不算什麼，只怕舍下幼子叫餓，嬌妻多惱！」

「仁兄放心，老漢回家就去設法奉還，仁兄住在那裡？」

「小生趙鶚，寄住城外高升客棧。」

「啊！仁兄莫不就是傳聞中了狀元公的趙相公？」

「正是小生。」

「老夫寄住南門高樓張宅，至遲明天，定去高升客棧拜候，趙相公請寬心！」老者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趙鶚失神地望着

趙鶚失神地望着

趙鶚失神地望着

趙鶚失神地望着

趙鶚失神地望着

着那越走越遠的老者身影。

*

店家上街購物，得悉趙鵬賺了二百文錢，回到店裡，當即告知王氏。幼兒正啼飢哭鬧，她急着請店家帶路，携子來到周橋。

「店家說你賺了二百文？」她一見趙鵬，便開門見山地問。

「是的，賺了二百文。」

「先拿給我吧！還點兒給店老板，再留點兒買些吃的，福兒正叫餓了。」

「錢已不在我手上了，剛才有個惡漢，欺侮一個老人家，詐他二百文錢。

拿不出錢就要硬扯他投河，同歸於盡。我救人一命，把錢借給那老人家了。」

「呸！你活該去當叫化子，家裡窮得沒有吃的，你還會去放債？你說得好聽，救人一命，誰又會來救咱們的命？」她怒氣上升，向丈夫咆哮。

「爸爸，我肚子餓！」孩子扯住趙鵬的衣服喊叫。

「唉！你有了錢，也不買米，也不買柴，却去送給別人用，唉！」店家也發牢騷了。

「你們不要急，那位老丈明天就會來還我錢。」

「你想他會來還你？」她越想越氣，終於當街大哭。

「爸爸，我餓了……」小孩子也跟着邊哭邊嚷。

「唉！你們別吵別鬧。」

「你不願我們死活，還敢說我們吵鬧。」

「回家吧！當街哭哭啼啼，惹人笑話！」

「像你這種不長進不顧家的窮漢子，才惹人笑話！」

「我不要你這個壞爸爸了！」福兒也隨着指責父親。

「真是小的不知好歹，大的不明事理，別鬧了，回家去吧！」

「你不顧家裡，還敢說我不明事理？」

「嫁雞隨雞，嫁犬隨犬。你不要吵吵鬧鬧，貧不愁，富不驕，才是爲人之道。我只是運氣不好，那會不顧家裡？況且，救人之急，也是應該的啊！」

「大嫂，你叫他趕快去找那老頭子，這年頭人心不古，別把那二百文落空啊！」店家在旁出主意。

「明天他不來還我，我自會去找他。」

一場風波，暫時終告平息。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「今兒我路過周橋，爲惡漢敲詐，差點兒被迫跳河。虧得有位賣文爲生的書生，仗義解困。這兒有十支金釵，你即刻拿往城外高升棧交給趙鵬相公，說明是我還他的二百文。」

「老大人只借了他二百文，却還他十支金釵，也忒多了些！」王良覺得老大人真是老糊塗了。

「唉！那趙相公時乖運蹇，才賣詩文爲生，我看他是個正人君子，目下正需要錢，這正是雪中送炭啊！」

*

*

*

郊外楊樹下，有個十三、四歲的男童，正呼呼大睡。他的胸懷裡鼓鼓的，令人一看就知藏着什麼物件。周橋詐欺的壯漢李虎，適從樹下經過，一眼瞥見那孩童鼓鼓的胸懷，又起不良之心。

「海！小子，你倒很舒服啊！」他用腳踢那男童的大腿。

男童被踢醒了，搓一下眼睛，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，撲向胸懷，發現它仍在，他才放心的噓了口氣。

「那是什麼？拿給我看看？」看來沉甸甸的似乎頗有分量，李虎居心不善地說。

「是主人楊太尉叫我保管的，他和朋友放鳥去了，一會兒就會回來。」

李虎一把搶過那包東西，一見全是銀匙銀篸，立刻塞入自己的胸懷裡。

「你……」男童見銀器被奪，跳過去想搶回來。

李虎手快，一手掩住男童的嘴巴，另一手利刃刺向胸懷，鮮血直冒。男童

隨即死去，李虎拔腿便跑。

燈昏月黯，高升棧的小房間內還在爭吵。

「你快給我寫休書，我受不了啦！」王氏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。

「我這問房也不能再讓你們住下去了，對不住，搬到柴房去吧！」店家也不客氣地說。

「應該應該，咱們就去柴房。」

「我不去，我要你快快寫休書給我！」王氏緊逼丈夫。

「唉！娘子，那人一定會送錢來的。」

「我要休書！」

「要是天亮後，人家仍不來還錢，我就給你休書。」做丈夫的只能暫時緩

一緩她的怒氣。

*

*

*

一緩她的怒氣。

*

*

*

未完·下期續